



懲必錄  
木

伊  
4069  
5-2





伊6  
號 4069  
卷 5-2



德必錄卷之三

芥曝集

劉

論遼東咨無陳事宜劉

壬辰六月在義州

見本集

陳時務劉

七辰九日

伏以今日之勢日益危迫前者每望賊兵之自退今  
秋盡冬來自退之事已無望六四方郡縣相對縮首  
誠可痛心且不久江冰當合大同晴川博川等江盡  
為平地賊兵之散漫渡江者將不可禦 中朝若





果出於用兵之計則當到已久而至今無消息臣竊  
觀沈游擊慶置其大意恐不過僥倖息兵而已倭人  
狡詐百端脫使傷為講解遲留過冬明年又多聚醜  
類休兵練器捲地而來則其可以約信制其猖獗乎  
兇賊十年窺覷以有此事今未嘗一挫其鋒豈有自  
還之理乎唐將之失計即我國之尤大不幸臣不勝  
痛心竊膺夜不能寐也今宜速以此等曲折明白陳  
告更請速來展或得濟於萬一也且竊聞建州衛捷  
子亦有請救之言可為寒心唐時不能平安史乞真  
於回紇止蕃世被其禍此則又非此比也然北虜素

以近年捕斬採參胡之故怨我頗甚今猶以善言來  
試在我亦當以善言待之不當嚴辭斥絕以益其怒  
唯使邊將語之曰我國與你世為隣土今聞你奴作  
亂欲為來救其意甚美朝廷若聞所當嘉獎賞給但  
倭患今已可平不三於勞公輩遠來云云至於請止  
中朝亦不必大為自絕之語待如世嘗嘗以能嚴  
拒而密告以貽害非輕之憂勿使彭若於其耳以增  
一敵蓋我勢方急不能以制其進退之命脫或多起  
士馬隔江來駐名為救援而其意難測將何以待之  
此事朝廷必已酬應得宜而臣在此不得詳聞不



堪過計之憂敢此濫陳且臣在此時接四方往來人  
略聞諸道形勢江華之事亦甚可虞蓋兵多而無所  
統一雖令雜然且不能將近聞又不利於益歲滿而  
船隻亦被劫奪云今猶可依恃者二蓋之兵而且通  
南方信息不幸而江華有賊則大事去矣今令全  
鑑崔遠邊多後多集舟師堅守五地指時而動蓋  
賊術中以成萬全之圖且京師本方諸將惟高彥  
最為可任而委任不守所率之軍且揚州一管之民  
無以成事臣意宜令揚州抱川續城五水正等邑  
之軍盡屬於彥伯選訪東道勦捕賊兵京師以而高

陽交河江華喬桐之軍又屬於一將廣州果川水原  
安山幹川等邑之軍又統於一將三面合勢以為恢  
復京城之計而仍使有計慮忠勇重臣總為節制若  
是則事有端緒約束踰令皆有歸宿而事可得濟矣  
自古國家之敗非一日之積一事之失大槩自士夫  
心術取壞迨他不暇論今於危難之際其患尤大以  
此方作守令無以奔竄自免為心賊未之引率其眷  
屬巡遊列邑責辦厨傳貽弊吏民賊至則重風先遁  
甚者盡劫精勇之士自衛其家深藏遠避惟恐見賊  
故前日在其本邑射捕零賊以掠鄉里之類今皆為



幕下閑遊之輩人皆憤歎不能已已 朝廷特未之  
知耳至於江原道山林深阻道路艱險往往有百二  
之勢誠使當初抄發山尺獵射之人購以重賞處處  
設伏以其所得賫物盡與其入使有勸募則一道猶  
可支吾而今則已為賊土與北道之賊據為窟穴其  
勢日熾將彌漫於慶尚左右道未知國家更有何地  
耶言之痛哭今宜有所處置急急收拾然後庶可為  
也且一道之中有名號者甚多而一無捕賊之處徒  
為紛紛貽郡邑之弊此亦不可以少省乎且忠清全  
羅道為我國之根本賊方熾盛而二道監司皆以勤

王維其道內則必有彼此無及之憂萬一兩湖敗則  
嶺南難保而八道更無乾淨之地矣此亦當使一將  
抄率精兵以赴難而監司則留捍本道之賊恐或使  
當臣又有一憂觀此賊勢其正定不卜遲速假使賊  
兵幸而退遠近郡邑皆積蕩然明年種子亦無出處  
而生靈盡為填壑其誰救之此非少憂今賊兵猶在  
軍糧之外多積皮穀於郡邑恐有意外之慮臣聞宣  
川身彌島地勢廣濶與江華等地無異特以西道不  
為海防故未為設鎮耳臣意宣川定州嘉山以下以  
至郭山龍川鐵山諸邑皮穀以海船移置於其處而



仍使武將一人率水軍守之多作草家以為過冬之  
謀賊平則輸出陸路以為明年之種實係遠念至於  
黃海道崇川椒島及他海島無不如此既不見失於  
賊又以備明年之用事極便利而江華以西航路相  
通亦必無礙臣敢此并達謏妄之見未知適用而區  
區之忱不敢不盡取進止

陳時務劄壬辰十一月在定州

陳時務劄癸巳十二月

陳時務劄甲午

措置沿江屯堡劄乙未

陳措置防守事宜兼辭職劄丁酉  
已上五篇并見本集

啓辭

請遣申砮守京城及曉諭四方合力勦賊啓

壬辰五月

條陳時事啓壬辰六月

條陳時事啓

並見本集

得病請姑使他大臣料理接待天將事啓壬辰

六月十八日在義州



臣自途中得病數日來轉劇初惟泄瀉耳更成血痢  
腹痛痔腫雜證乘虛交發夜不交睫者數日食飲俱  
廢委頓無力不能起坐當此危難之際無以少效筋  
力而將盡先朝露誠自痛傷不能已已目今國家所  
恃者惟唐兵而緣我國不能協力接濟師老江上未  
進一步使賊得以窺穴西都養其氣力以為無窮之  
禍事機緊急臣當日見唐將料理兵事且道路饋餉  
等事亦須親自驅馳目見虛實極意措辦然後庶可  
及期而不幸病勢如此恐誤大事不得不速伏乞  
聖慈留念臣差病間使他大臣料理可無緩不及事

之悔臣若幸得存活筋力所及不敢辭難惶恐敢  
速

請不為還任守令徒邊啓 同日

臣與調度使洪世恭相議其處穀移于其邑其處船  
進泊于其江事一分付而世恭起慮處處下人離  
散無可使令事未易辦為言且雖有粟無人轉輸如  
嘉山安州青川順安皆為空官不得已別擇處置然  
後朝令可施近日不為還任守令一切全家徒邊事  
洪世恭處亦為分付行移此意敢 啓

嚮導 天將啓



見本集

定州糧穀添備啓

定州距龜城最近唐兵所經一路亦唯此處為留駐之所而本州倉穀甚少今不得已先添定州之穀然後可以支應唐兵之用之穀既足則又當分輸于宣川郭山等處此則自可觀勢為之矣各官百姓令頗還集云令其守令設為方便稍稍輸運事知委于調度使且從事官洪宗祿時在昌城亦令馳到龜城與調度使同力刻日輸運後具數啓聞事急急下書何如

龜城糧穀形止及請復獎自願從軍人啓

三月

臣近見從事官洪宗祿報昌城倉穀合白米田造米都數萬餘石皆可不養而食其數最優朔州倉穀田米四千九百餘石白造米各七百五十餘石蒸米一百二十餘石都合七千餘石兩邑馬豆合七千餘石以此兩邑之穀足可支持萬兵數月之糧只是道里寫遠人馬不俱輸運為難耳然昌城之穀可以從船路順流而下數日可達叢州朔州則必運輸於龜城又自龜城輸到三州其勢似便但龜城之穀其數



自多今姑置朔州之款先輸龜城倉款於定州博川  
則可以支待唐兵請以此意令備邊司急知委于  
調度使等處使之隨執及時預置何如且洪宗祿召  
募自願哨探及從軍者起送于都元帥處別後十七  
人其中朔州別侍衛克斗金起壹三人直來此處  
克斗自言於平壤之戰射賊頗多今又自願從軍起  
壽斬得賊首獻於軍中而復賞不及頗為缺望且其  
一家兄弟三人皆力戰以死云甚可矜惻此二人臣  
意當即照例論賞使不踰時其戰死者家口亦令所  
在優恤以勸來者可也朔州一邑頃者為訛言所動

人吏避竄倉庫幾不能守有本邑座首李天始者盡  
心據守得以保全其功不小云如此之人亦令該司  
各別褒獎然後人心庶有興起故敢此並 啓

糧餉漕運船隻措置啓

伏見都元帥金命元等狀落祖摠兵言平壤餘賊過  
江當進等并勸中路及在京之賊云在我極為喜幸  
但前途糧餉船隻等事措置無路黃海道則三縣軍  
糧輸轉宣傳官今朝下去時已為有 旨于黃海監  
司矣京師監司則一向不知上處聞江華喬桐兩邑  
時得完全云又以宣傳官一人給馬發送以兩邑守



令差使在定體本邑及他邑軍糧極力措置船運于臨津又以下流船隻多般搜得整齊格軍亦於臨津待候而一過京城所用軍糧與隣近如金浦通津仁川富平西陽安山等邑通議急運于龍山等處使及於前頭之節何如今此之舉天寶啓之人不得繼之極為閭閻啟 啓

請遣使事官整齊一路芻糧啓

臣病勢日漸沉劇當此之際僵仆累日無以少效微勞罪當萬死數日前因有 召命力疾詣賓廳其後病益添加當其痛作之時一身如解流汗滿身不能

自定一二日間差歇無望而唐兵一路糧餉調度等事日急一日雖已累次移文申勅而人心渙散守令之盡心者亦少恐臨時多致齟齬以誤大事不勝憂悶他餘措置自賓廳備邊司已皆詳盡區處公矣既沿道各官見儲電糧惟定州最優定州則雖名大邑而時存二百餘石龜城之穀不及期輸運則似可接濟臣意唐兵發時自定州齎三日糧初日宿良策而龍川添給一日糧則三日糧猶在第二日宿林畔宣川又添給一日糧則三日糧猶在到定州嘉山亦知之安州則以船隻輸運龍岡三縣之穀五



六百石泊于老江下流唐兵臨到之時又分給于安  
州則是沿途自義州至安州皆以其處之穀支給而  
義州所費三日之糧則依舊道之官可及列於平壤  
賊若望大軍之來棄城南逃則平壤餘穀可以接濟  
假使不然唐兵既到城下三縣之穀人負馬載不患  
難運計實無便於此者伏見遼東咨文亦以我國糧  
餉不敷至於費持乾糧其委曲便易欲濟大事之意  
至矣以此明言曲折於唐將通情為之則似無不從  
之理矣但馬料則持去似宜當於各站備待請以此  
意識處何如前日康士雄之去臣即令船運三縣白

米六百石到定州若定州已輸運龜城之穀則雖非  
三縣之穀可以支給三縣之穀則姑令移泊于安州  
近處以待事甚便當議于大臣則其意亦然但必須  
別遣一人如宣傳官之類專掌為之然後可以及時  
矣臣病駁則自當驅馳道路親自檢勸而不幸病勢  
如此從事官之慶晉使之先期馳去整齊為當故敢  
啓

請自行措置糧餉啓 壬辰七月六日

臣伏覩 傳教以唐兵糧餉支待事急經臣有病欲  
令左相李壽出去措置而沿道糧料臣自前次知



為之且龜城及諸處輸運之事皆已移文知委別遣  
從事官等整理必無不及之理且臣雖有病未死之  
前自當限力驅馳而 行旅所駐凡接應緊關之事  
不但糧料一事三公之中只有左相一人豈可出外  
臣今日先遣辛慶日明航力疾隨行不至遲緩故惶  
恐敢 啓

進紀効新書 啓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在海

臣前在京都嘗因李德馨得見唐將戚金所借紀效  
新書德馨又傳金之言曰爾國欲禦倭非先太傳法  
不可所謂先太傳即金之父繼光嘉靖年間為東南

名將至今浙兵之強皆繼光所訓鍊臣略窺其書一  
二宏潤微密倉卒未能遍覽而緝其要為萬世不刊  
之書篇以索還之意今又得其一卷騰出芳歸嶺  
南欲以拓字印之而未及正印也 一不付監司韓  
孝純使留道內其初亦仍正印也 一書畫未精且  
未粧繕不身以二 一或言今所講  
求而未得法也 一或言此書不布  
亦甚可惜也 一或言此書不布  
缺句而論其 一或言此書不布  
賜覽即一書也 一或言此書不布



人及此南將未還之前論難辦實至於布置營陣東  
伍分部之法尤我國將士所未料理亦當按此書而  
親承口受以開迷昧且仍令隨行於天將營下目  
驗其指揮約束之狀了無疑缺後庶可擬倣摹效  
以未嘗聞矣

請厚待唐人落發已上日

訓練節自其載紀效新書者至詳至密今方一切依  
倣為之但其文字及器械多物有難曉處趁此天  
將未還之前令聰敏之人多般辨質洞然無疑然後  
可以訓習此意前已 啓達今朝使即廳李自海往

質字駱參將留營之人駱尚志稱云者尚志乃參將  
親屬又有宋侍郎所送金文盛上人同在一處見自  
海自言以侍郎之命將乾剋撫兵之營訓暨我國之  
軍來此數日而糧糈又行踈濶多有惡恨之色至欲  
還云以此未得發言而退大抵我國接待唐人所當  
極致懇勤然後可以得宜惟心而近因多事該書之  
官其長文給紙額之際甚多錯謬臣聞之而畏時有宋  
商李元者亦為參將之信也其家法元待之甚厚  
因學編鳩火之善言人取之法我國之有火藥言自此始  
今則南方之人多聚于此其間諸鍊軍機者何限必



須待之以禮結之以恩定之傾倒必有傳後以我則  
其為後日之利痛有既上直留設時高有專知譯官  
可以解聽譯官一人與白海同為質正起屢今來唐  
人金天感最驍陣法人物亦甚縕縕亦令接待都  
監堂上問其來由使之訓誨為當

與感德兵問答書啓癸巳冬

條陳時官啓

並見本集

上謂哉省民從以紓民力啓癸巳十一月一日  
兵亂之後重以飢饉疫疠千里之內無復人烟不

數月生類殆盡事之痛迫莫過於此其中畿甸尤甚  
凡便民之政所當勿而大小急急舉行如救焚拯溺  
後庶庶可有一分之效當時各官民戶貢物進上名  
目多端今於草創之際凡百祭享以至供上等事一  
切從簡比舊只存十分之二三戶曹急急通融商量  
實用之數樽節裁之又於郡邑察其焚蕩最甚及其  
稍完處可減者減之可存者存之明白知委使人民  
曉然知之然後貪官猾吏及各司下人等不敢刀證  
作弊子遺之民得蒙一分之惠此事最急一刻不可  
遲緩前在海州至於 教書下諭而今既歲暮民間



德仁金卷三  
一三  
尚未知蠲減仍存之數則庸推髓慘不忍言而公家亦無所益極為寒心請令戶曹數日內急速磨鍊如京畿全減少紓民力其他道則參商緊歇量宜裁減使公私無濟宜當此非常時貢物詳定之比只取今年以納損其應用之外而已捧承 傳施行何如

陳屯田事宜啓 癸巳十一月二十二日

屯田一事言者甚多而揆之時勢亦不可不為也田之事有三一則屯兵邊地於不戰之暇以其所留之兵合力耕種以省內地輸運之弊即古之趙充國諸葛武侯是也其一兵亂之後田野荒廢而流民甚

多招集一處分田授種且省農糧田器牛隻又得人而任之如曹操使棄祗屯田許下得粟數萬斛竟以此并吞天下是也其一相原隰之宜令民自耕而收其稅如近日許民耕作之例此三事外他無善策上二條必有農糧然後可以聚民聚兵下一條雖無農糧民自耕而利益亦多此在有司相勢度力為之早為區處無失其時而已此乃戶部之任令戶曹無取眾策得其可行者急速處置如前日所達海島可耕處亦並料理作為事目然後更與臣等參商定奪何如



陳陳奏形止便否啓

伏承 聖批不勝惶恐之至當此國事危急非不欲殫心竭慮而精神才識終是有限近日之事多有失誤屢勤 下教罪無所逃但臣等愚意所在則自古告急之事不過慎擇使臣冠蓋相望血誠陳懇雖遇險難而不計死生以身當之期於道達而已今經略多般攔阻使賊情不得上達固為痛甚我國告急之使亦朝夕繼進拊心號哭於經略之門使遼左之聞見曉然知之然後可也今雖有黃進一番進去而亦中路彷徨未見經略之面是在我告急之道亦自未

盡將何據而遽以告急奏文為經略攔阻訟寃於天朝乎竊觀宋之為人機械隱秘其黨希列萬一因此而反以傾陷誣罔歸罪於我國而我國不能自明則他日禍端因此而更重或未可知故今日之事只當陳本國危急之狀而應昌誣罔之罪則令 天朝自覺乃是甚景今黃進既去金醉繼往其得達與否皆不可知此後又有尺報使或借特告急之奏或自為呈文皆在使臣盡心與否此外如通情於周基之還移咨於巡按等處皆可為也其餘出於他逕涉於未安者則非徒於事無益反恐以此為口實而益陷



於經略術中也臣等私憂過計不得不致謹於此至於請冕一節上教極為允當臣等亦因政院啓辭欲假他事因達賊情之言而并為歷舉未及致詳實出慮事踈脫尤切惶恐如此大言所當參互衆論以取其長非臣等所能料得無欠機會一失後悔無及若令二品以上各自獻議恐無不可採者

請訓鍊軍兵啓 甲午春

見本集

請諸將彌令出一啓

被擄逃還女人所言雖不可盡信亦當有一二近似

者所謂仇法谷賊屯前此諸將之報皆無所載今始因女人知之是皆體探之不密賊情之不察極為駭愕今雖欲往圖所當先為詳盡哨探悉得其形勢險夷軍士所從入處然後密約諸將乘機疾趨如狄青之夜渡崑崙關乃可有功此在都元帥臨時處置不必預稟於千里之外軍令不嚴人心縱恣之弊誠有如應瑞所言者然軍令不嚴實出於體統不一令出多門之致今以慶尚諸將言之則既有元帥總領諸軍則諸將凡有進取之事皆當稟於元帥聽其可否元帥亦當出令於諸將指揮方略進退遲速之間



動合事機而如有聞令不行逗留誤事或輕動取敗者必以軍法繩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毋得違越參差則體統自然相維而軍令肅然矣近觀諸將所報參以南方之事軍中大體不立而各自行令防禦使兵使巡邊使等官皆擁主斷之權所謂助防將守令以下彼此相牽不知道從更生怠慢玩愒之念欲進則進欲退則退因而不及期會則必以他將為解如往日金應瑞高彥伯爭一鄭希玄互相紛拏是其驗也今此應瑞所請之事誠合事機則都元帥即酌事勢畫授方略傳令各陣約束進退如此而不違

彌令者則惟有劔耳至如倉卒遇賊不及申由於元帥者則亦於其處見在主帅聽其彌令如助防將別將以下聽防禦使兵使節制而違令者亦為行法不必更稟於朝廷而求其處置以此意下諭于都元帥權懷申勅諸將一體施行何如

請開鹽鐵之路以足國用啓

兵興三載財穀殫盡生財之道不可不極力措置前者設立鹽鐵使使管鹽鐵之利苟能善為區畫則不擾一民而利益必多議者但以近來檢察使等官多以無賴之人稱為煮鹽官列邑苦之遂並與鹽鐵使



而廢之誠可恨也夫人不能一日無鹽其切於生人之需與五穀相等而出於海水者無有窮極昔齊桓公問為國於管仲而仲以鹽策對其後自漢唐宋以及皇朝無不以此為理財足食之源特我國之人狃於尋常不知要領而泛視為等閒無益之事乍興乍廢有同戲劇實為未便今則以鹽鐵之任歸於度支此則果為得體蓋戶曹盡管財利之政如善為之不必別出一使也但為之亦當得其要領蓋沿海處處本有鹽戶可以興煮無窮第緣徭役煩重苛政相侵故鹽戶日漸流散鹽戶流散故鹽盆數少而鹽貴

如金公私交病今盡除許多紛紜張設之事惟減其鹽戶之役使之安集而逐日所煮與之相約以幾石為公鹽其餘使之自食一年公鹽其數不可勝紀於是戶曹通計各處見在之數從時直許民和賣又以舟船連次輸運散布於山谷稀鹽之處隨時平價務在便民則穀物流行公私兩便生財之道無過於此竊見中原遼東志載鹽盆幾處鹽軍幾名今亦只知某邑鹽戶幾何鹽盆多少而已其事豈不簡省而易行哉至於鐵則亦儘有可行之方雖不必一時並舉而近日中江開市唐人多求水鐵故以此質穀其利



亦多此亦在有司詳叅利害如益戶安集之規使鐵  
物興產則似亦有通行之路右兩條今三曹堂上一  
員專管責成如何

措置忠州上流且於烏嶺設關屯田啓甲午二月

見本集

因傳教陳其事體非便啓甲午二月

伏承下教反覆商量沈之形跡固多可疑然其云  
云之說猶是流聞之語虛實尚為難知我國不可以  
此失待天朝將官此事宋應昌主張而沈為其喉  
使表文先為經略旗牌取去或有近似者若使中路

郡邑故阻其行如拘執者然萬一知其出於朝廷  
所命則其事無益而其致忿恨不但今日而已且在  
此雖或少遲其行而渡鴨水則誰能挽留許歲之行  
雖急必不得同時並到北京無疑大抵危難之際酬  
應之道有萬不同好我者未必加親惡我者未必加  
疎要之牢籠會蓄泯其形跡勿令奸巧之徒窺我淺  
深而益以為計此亦一道臣之愚見如此敢啓

請遣徐潛審察賊情乘機行計啓

清正往來書信乃是大段機關應之不可不審伏見  
劉綎兵所答之辭雖曲折未詳而所謂康玉湖者似



省視晚矣以對

哀神連誅支安汎也三召殊  
在如查為仲涼表禱六卜  
居執攝之味必施辛醮矣  
而今年之若是甚於丙子  
之是而急病安過聞壽



是中原之人被擄於倭中而言清正不見信於關白  
之事賊情所在固難測知果若有是茲乃可乘之機  
也昔回紇與吐蕃相結入寇而郭子儀謀知二虜爭  
長不睦使之離間而並擊吐蕃軍機所係甚不可忽  
而權標諸人撫機縮蓄不能與劉綎兵極意相謀以  
為策應行計之圖而但曰何忍與此賊相通此實守  
株之見非通變之論也夫行長之與清正相爭不和  
自前已有其說惟敬亦言之今之投書於劉綎兵安  
知不出於自中爭狠而然耶今其計不施而劉綎兵  
又離八莒撤回全羅道清正亦畏其言之漏洩而圖

為自明之計則反欲以戰鬪立功自蓋其迹而為免  
罪之地慶州之事益危矣在我之勢兵少食缺天  
兵已撤已無可為而如此機會又復差過臣等之意  
徐清不可不送雖不以監軍下去而急下與劉綎兵  
相見細問其意為從長善處之策且觀賊情如何元  
帥處置疎密而十分論議傳當計畫便宜施行則庶  
有一分之益矣

請修稟鎮管之制啓 同月

見本集

因備忘記論鍊兵節目啓 同月



備忘記近觀兵曾勤於訓練深感為國盡職非人所  
及第鍊兵雖勤練兵當精今以冗雜無用者擇之不  
精苟充行伍只習安坐放丸試劍恐非所謂鍊兵之  
道也古人鍊兵惟務精而不務多岳飛之兵能以少  
擊衆者只是精擇而加訓之耳其法射必左右被重  
鎧超濠日以為習此非勇力之人不能也古人又教  
士足囊以沙漸漸加之威繼光曰兵須學跑新書有  
鍊手鍊足鍊身之法教兵亦多術矣今之教兵或以  
未盡予意大加簡閱汰其身殘力弱體鈍足重年多  
之人只取精壯又必習跑習步且前日所教毒火毒

矢之法若曰無用則已不然不可不傳習而其後似  
無所聞此意言于訓練都監事 傳教矣鍊兵曲折  
甚多大槩以意料之則鍊兵如鍊金金非百鍊不可  
用鍊兵亦必極致其精然後可以投之矢石爭死之  
地而不亂矣夫金鼓旗幟所以鍊其耳目也弩銃劍  
戟所以鍊其手足也號令約束所以鍊其心膽也進  
退前却所以鍊其實戰也其他營壘器械瞭望哨探  
節節無不鍊習精熟如手持而足行然後始可為可  
用之兵故其初人各致其精其終也能使合萬人為  
一心此節制之兵所以無敵於天下也蓋愈精則愈



一此如儒家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天下之理無二致也故紀效新書亦云合衆之操頃刻完事自力不能遍及不如小操爲親切假使只有五人而當以五人操鍊有十人而以十人操鍊以此推類雖至於百千之多而其規一也今訓練之軍以哨統隊以隊統伍一伍長所率則只是四人也一隊所統則只是六伍也一哨所統則只是三隊也如使哨官責隊長隊長責任長則所操既約而所及自廣此軍政之大綱也惟其如是故新書又有申連坐之法一伍中軍士未精器械鈍弊彌令不行則

併與軍卒伍長而治之一哨中如此則併與哨官隊長而治之其道也如目之肄網如枝葉之附幹所謂哨官隊長伍長等各盡其心各操其屬晝夜刻意其庸劣者汰之未習者熟之如恐不及而時月之間兵無有不精者矣當初訓練廳事目亦做此意視各哨軍士成材多寡之數而行其賞罰近者以習陣多事頗爲無暇於此等事今後更加申飭施行在兵曹與將官盡心舉行而已大抵我國自前專不知鍊軍規模今幸得唐人遺法兵曹又極致意漸次成就頗有可觀待其一藝成然後又教一藝推類廣之淘汰不



已則古人左右射重鎧超濠注坡等技次第可學但當為經遠悠久之計勿使乍作而乍輟朝耕而暮獲也 聖教大加簡閱只取精壯誠得務精不務多之意極為允當但古人云兵家亦棄弱而不用其中最精之兵所謂選鋒用之於摧堅陷陣非此不可至於雜類如旗鼓手火長等軍亦於弱卒取之要當使之各得其任而已然此但言鍊兵梗槩而已此外鍊兵尤重於鍊兵比之象戲則鍊兵其列子也鍊將其當局者也故有岳武穆然後方成岳家之軍有感繼光然後方成戚家之軍今兵雖頗為訓練而用兵者無

其人則如列棋子於局上雖甚整齊而使凡手著之則依舊未勝也今宜於京外武十中搜訪將來可堪統兵者為訓練部曲之任學習陣法自大將以下以及哨官旗隊總皆於平日自鍊其兵臨戰自用其軍然後庶幾所養即所用所用即所養此新書所以既言鍊兵而必以鍊將終之者也毒火之法已為傳習於唐人他餘材料已為曩合但無巴豆故頃者以內醫院餘在巴豆一兩送于都監使之依法合曩待其製成然後試用於畜物以觀可用與否而仍為行用於諸陣不無效驗矣



請令都元帥和諸將啓

見本集

陳慶尚道賊勢請以金應瑞為別將留駐大丘又請從忠清兵使李時言往慶尚道與諸將同力捕賊啓

臣頃在慶尚道目見本道事勢十分危迫而右道之勢尤急謹以一二愚見妄為狀啓此外未盡之意欲於復命時啓達而臣病劇疲困未即書啓近日伏見都元帥權慄及防禦使權應銖等狀啓右道之賊已踰洛東江下流自靈山昌寧玄風密陽清道書

夜散掠已及大丘慶山之境都元帥亦不能駐在大丘是其中道皆為賊藪華而蔚山之賊觀望未動若一時俱動則左右道淪陷之勢將不遠臣竊料本道乃國之門戶府庫如使烏嶺以南盡為賊有則江原忠清全羅次第瓦解而大事去矣臣念及此事為之夜不能寐臨食忘食臣觀右道出沒之賊與前日賊勢不同前則賊兵必大張旗幟多數出來故我國之民或隱匿山谷以避鋒刃賊去則還為聚集略事耕作以度朝夕今則賊或什伍成羣或數百為運變者我國人衣服使被擄之人前道橫行晝夜行潛相



掩襲故雖幽深山谷無處不到人民不能躲避盡羅  
於鋒刃不然則皆為被擄而去安有如此寒心之事  
乎我國將官等不能瞭望體探賊來而不知賊去而  
不知從前如此而今則道內空虛尤甚左右道相距  
數百里間只有成兌文鄭起龍以此少軍兵把截兩  
道中間一帶空虛尤甚但有防禦使權應銖在慶山  
東奔西馳難望策應前日請於大丘置陣以通左右  
道氣脈者為是故也見在諸將中惟郭再祐金應瑞  
可堪此任今聞再祐 陣不起云如此遷延而賊勢  
日熾則事無及矣金應瑞雖在白衣從軍之中而近

日蔚山之役略有微勞且其所率降倭皆是力戰之  
卒若令金應瑞專當大丘而與權應銖連勢且令密  
陽府使李英等收拾密陽靈山清道玄風昌寧等處  
之兵略成軍形以為討賊收拾地方之計則事雖已  
晚猶可及圖也臣來時金應瑞牒呈于臣云在此別  
無所為事且其率領降倭亦無得食資活之路願以  
軍官隨行於臣處云蓋其意自以容將寄寓道內事  
勢難便故如此云云此人既以罪令從軍責效雖不  
可遽授將任但以中路別將之名使之留在其處添  
其軍數又除出大丘所在糧餉以為軍糧使降倭等



不至缺望而力於戰鬪似為宜當且蔚山之戰降倭  
等多有立功者而久不行賞此屬皆不能無怨并令  
軍功廳查覈論賞慰諭分給激勵其心亦係權時之  
宜也且忠清兵使李時言遷延時日尚未下去云極  
為未便臣在慶尚道時忠清監司金信元移牒於臣  
云調兵勢難且本道亦不可無三將李時言不當更  
赴南方云云臣答以慶尚右道賊勢如此若右道不  
保則次第將及於忠清道速為下送云云今見都元  
帥權慄狀啓則李時言以軍糧不辦尚未前進云軍  
糧烏嶺等處亦不無餘儲尚州星州大丘皆有軍糧

軍到其處自可就食救急之兵當倍道並行今乃遲  
延引日以失事機甚可惜也此亦當自朝廷嚴辭  
峻責使之刻日馳赴先下大丘與金應瑞權應銖等  
合勢驅逐其處賊勢稍退則金應瑞權應銖雖留在  
信地而李時言則移軍右道更與鄭起龍勦捕右道  
之賊勢不可已大抵春節已深而賊勢如此人民盡  
散地方空虛之後雖欲築城屯田以為經遠之圖誰  
與為之此賊兇計萬端其連營屯結之處自蔚山至  
順天九百餘里更有巨濟南海為其巢穴土地膏腴  
甲於南方今使愛賊出沒分掠於數百里之間蓋驅



我國遺在之民使不得耕種其處而海邊一帶招集  
被擄之徒蜂屯蟻聚肆意屯耕仍於要害處據險築  
城首尾連絡他日雖欲以數萬兵甲取之其勢極難  
故今日之事當在於早決不在於持久臣病中精神  
昏耗未能細陳曲折而大槩如此伏乞 下備邊司  
商度施行如何

召募邊郡慣戰之士省內地民兵使兵農兼  
舉且嚴置降倭啓

甲午三月二十九日

軍卒不為精抄而冗食者居多軍糧盡皆乏絕而繼  
餉無策此今日切急之憂故前此累累移文知委不

一而三然不知施行與否今因應高道軍官聞之則  
各官民兵調發之弊猶在故農民幾盡失業在陣之  
軍亦以無食僵仆相望云此自前知其失計而至今  
因循未改良可痛嘆大抵內地民兵自不能當邊郡  
慣戰之士一今慶州蔚山長驛密陽機張清道梁山  
之間遺民之散處山谷而經年戰鬪心膽已堅者其  
數不下千萬苟有軍糧而招募為兵授以弓矢器械  
以為戰用則旬日之間應募者雲集而此輩皆本處  
之人詳知形勢曲折其與客軍之疲弊遠來者相去  
萬萬矣既用募軍則內地民兵可漸省之而量數定



納糧米使之隨其所備或麥或豆或大小米平量收之以為軍食則軍無冗雜之患民有息肩之暇兵農無異戢守有賴今日之計無出於此矣且聞防禦使金應瑞用降後引出他倭頗多云此兵家善策如知其誠心歸附則待之不可不厚以結其心請成司益司直年身下送而并給衣次藍青布十餘匹使應瑞觀其而為持為分給以慰其心而毋使有失意逃還之患此等善策并下諭於都元帥及慶尚道監兵使防禦使何如

陳遼東回咨措辭啓

伏見遼東都司咨文我國欲復不共戴天之讐云朝亦非不諒其情而亦以如此者不過宋經略當初已失機會今則留兵已撤再舉勢難以是始出於下策欲以封貢之說羈縻賊勢庶幾賊退於萬一而中朝科道之議據正爭論故於此無以處之欲使我國靜而俟之當初猶不分明說破而今則直說兵糧不能應封貢又不許朝鮮之事去矣不知彼國之人何其愚也云云其意可見矣夫抵我國之請於天朝自始至今有三大節皆機關所係初則平壤既破大兵長驅堅請勦滅而不容他議一節也其後畏督



之軍雖回而南兵萬餘留住南邊我國糧餉亦未蕩  
竭當此之時急請添兵一舉掃蕩又一節也今則糧  
也兵也必須皆賴於天朝而觀天朝之事似無  
應副之理事勢危急日甚一日賊若未退則國有必  
亡之勢到此雖請之勤勤終無所益也惟當姑為款  
待任其所為更觀事勢如何又一節也今此回春但  
云天朝雖欲以封貢退賊而小邦則以為恐無退  
歸之理以是為慮惟願深思長策使小邦期於保全  
云云而勿為一定之言浪觸彼怒而無益於事似為  
便當

邊方事宜分付都元帥從事官黃汝一啓

都元帥從事官黃汝一今將下去凡朝廷分付之  
事前後非一時未知舉行與否令元帥急速相考行  
未行別為開錄啓聞且聞各官抄軍之事猶無頭緒  
控弦之士或多托故免防疲殘無用之兵逐日徵發  
不堪其苦逃散相繼文移督役一族隣保並被其毒  
民間騷然而軍中實無數百精卒極為可憂前者令  
各官抄擇精軍以赴戰所其餘皆令備糧以充軍餉  
軍餉稍足則召募邊邑慣戰之士充補隊伍此最為  
急務故屢屢知委今未知舉行如何此事更為由勅



施行且慶州宜寧相距隔遠勢不相接而中間數百里蕩然空虛賊若以零兵出沒於慶州宜寧牽制我軍而以他兵出於空虛之地直擣內地無人呵禁言之可為寒心聞鄭希玄獨在密陽而希玄既非可倚之將所率又至少何能為有無且觀宣傳官郭崑所言希玄募得密陽等處之軍二百餘名中間糧之散去今又得糧數十餘石散卒還為聚集者有餘名云以此見之苟能措備軍餉以聚散卒則軍未嘗無也大抵慶尚一道人民渙散三年之內不復收拾數萬為散飢餓輾轉而死者不可勝數往往流入賊中以

為資生之計故東萊金海之間我民充滿耕漁而我國將官守令則視之如草芥任其去來是真為賊驅民處事如此其何以回已散之人心而圖收復之長策乎今之為將者拱手優遊於無事之地朝廷使之戰守則必曰無軍將何能為乎遇賊則必曰眾寡不敵且戰且退以此數語為免罪塞責之文具略無勞心焦思死中求生之意誠使紀律素明此輩寧能免於鈇鉞乎即目前秋成已過蕩敗蓬萊之地固所不論如幸而有子遺之民往往依接耕作於海邊者盡為賊所掠誠可痛心慶尚道粗完處如晉州昆陽陝



川咸陽高靈居昌安陰山陰三嘉草溪宜寧舟城河  
東等地今年官穀收糶多少從實數急速相考除出  
明年種子農糧其餘盡以軍糧磨鍊計其各陣軍數  
詳細接濟俾無濫費之絕之弊若民間稍有貯粟之  
人則亦以至誠開諭不愛官爵免賤輕定名數零碎  
收合又令僧軍等於山深處多取橡實以備穀絕之  
時其他屯田所出及寺社任田與前日行移上番軍  
士價米公賤作米今年田稅一一摠數及時收拾以  
為出納無使貪官猾將有所欺隱乾沒而密陽東萊  
金海各處失所之民多般撫恤壯者充為軍伍其餘

使之安接此亦急務之當行者尚州牧使鄭起龍驍  
勇善戰故陞堂上討捕將稱號者非但為土賊一事  
也蓋以直路空虛而尚州為嶺外鎮營六邑故使起  
龍因此召募以備緩急此意更令都元帥十分知委  
申勅與忠州節制使金命胤預為約束凡有意外之  
事登時轉報把截直路議察非常為當他餘事前此  
已曾分明知會已上諸條更加者實施行事黃汝一  
處言送何如

請褒獎忠義啓 甲午四月

見本集



勸課種耕查覈守令勤慢啓 甲午五月四日  
今年雨水適中若各道守令盡心勸課使之耕墾則  
不遺之民庶有資生之路此係至切至急之事不可  
頃刻少緩故自前冬及今年開春以後 啓請知委  
於各道監司文移重複已為詳盡而守令之奉行著  
十無一二安有如此痛心之事乎近來凡人之自外  
方上來者臣等見輒問之雖其所言未可盡信而據  
其大槩言之則黃海道唯海州白川頗為耕種云白  
川則蕩敗甚於道內而郡守南宮悌盡心職事聚民  
為屯田已種三百石云極為可嘉其他雖無所聞而

延安平山景以不謹聞田野荒廢人民流亡京畿則  
通津長湍安城數邑稍為開墾南陽以大邑耕墾之  
處絕無而海邊益戶亦困於虐政流散殆盡以此益  
貴如金忠清道則天安德山丹陽等邑亦為耕種而  
青安縣監全有亨招集流亡措置種子奔走境內勸  
課農作青安一邑幾無陳廢之處四隣如青州等處  
之民相率而歸之此但據臣等所聞而言耳由此觀  
之邑無殘完無貧富只在於守令盡心與否而已  
朝廷遠於千里雖有仁民之令惠鮮之政必復待人  
乃行而監司者乃守令之綱朝廷專責監司而監司



責守令黜陟分明勸懲大行然後民生庶蒙實惠矣  
古之為政者必以循名責實虛偽不齒善無微而不  
錄惡無纖而必誅為惡務者良以此也今此所陳守  
令之情慢不職如此監司坐視而不正其罪雖有零  
碎移轉分給之種而皆不入土盡歸於胥吏之手則  
朝廷雖朝發一令夕發一號其亦徒勞而已何益於  
事哉近者自安集廳分給畿甸種子亦多請令京畿  
監司各官各面耕種幾何人民之數幾何逐一查考  
啓聞如常時雨澤之報忠清黃海道以及全羅慶  
尚江原咸鏡平安等道一體遵奉施行急速勸課耕

種而啓其多寡之數守令之盡心與不盡心者亦  
舉其尤甚者并啓以行賞罰而朝廷不時遣使  
臣抽牲摘奸以驗其實何如

烏嶺把守事宜啓

同月

前日所遣烏嶺把守官辛忠元使人來報云已於延  
豐水田村擇肥饒處落種十餘石又召集遺民百七  
十餘人擇其丁壯者教以火砲自他方欲為來集者  
亦相續不絕願得穀種益石載艇上去以為安集之  
資又言烏嶺把截形止云嶺下十餘里兩峽斗斷中  
間僅容數疋長石聚石橫築作城十丈建樓其上而



下為虹門以通往來譏察非常賊來閉門守險則儼  
然成一關口而烏嶺之守自固願於麥熟之時於清  
風堤川永春丹陽及槐山陰竹等地隨便以鹽買麥  
自以已聚之軍漸次集之云計之成否未可知烏嶺  
設關之事從前講求而不得者今果能為之則忠州  
之襟抱自堅矣待其措置成緒 朝廷別遣一使馳  
下觀之而且以此意先為移文于本道監司尹承勳  
使之踏勘以之且延豐既已殘破不能成縣邑摸樣  
而居民盡散及聞忠元以穀種招集耕種且喜其不  
被侵於官役稍稍來集而延豐有縣監往往有徵發

之事未免掣肘云還集之民悉皆復除十年延豐一  
縣置之於等棄之地而忘之凡百徭役皆勿侵只專  
委屯田把守等事待其民力稍完流亡還集然後復  
設邑居似合時宜此事並問於監司處之鹽五十餘  
石令該司及時題給載舡上送鹽鐵所管之鹽待其  
到泊連續付水站判官輸送分給青藍布十匹亦並  
下送軍士之學習火砲而成才者略為分給以勸其  
心如何

請接待胡叅將聽其所言啓 甲午五月

見本集



請因謝 恩之行並為陳奏啓甲午五月十  
伏承 聖教臣不勝流涕自古國之遇屯運如人身  
之有重厄必復百分周防過為之慮然後可望保全  
今日國運艱危萬端勢如累卵不知意外之禍又發  
於何事故臣之愚意凡事不得不曲為之防也顧之  
為人當事敢作似無顧籍所謂渙人之功一語臣病  
未諱者今承 下教不覺寒心以此等言觀之彼乘  
其憤氣做出不測之言更生事變於我國特一轉手  
間耳臣以此常念我國今日所患惟在於倭賊恐日  
後禍變不但在於倭賊也上 奏固未安然彼欲上

奏則此亦不必爭也伏聞 欽賜賑飢糧二萬餘  
石不可不謝 恩因此謝恩之行並為陳 奏單騎  
馳去恐或無妨此皆臣病中錯念惟在下 朝廷百  
分善處而已



懲惡錄卷之四

芹曝集

請破格廣取人才以為守令邊將啓

慶尚道海邊自西生浦釜山浦等處雖為賊窟而其  
餘梁山密陽以北皆為我土遺民往往保聚山谷苟  
近時月其數亦多若能登時選擇守令招集流散防  
護盜賊漸次安集而察其地形分據要害以為且耕  
且守之圖則賊既有所畏憚而不敢恣意出沒民之  
離散於他境者又將日益來集而將來守備之策漸  
可講矣今此狀啓辭緣實有遠慮而所謂安以命者



徐渚既視其可用且為本土之人其於民情土俗亦必諳委當此危亂之際所當破格拔才以求實效依狀啓施行無妨諸陣軍官可用武士不患乏人而未得展其所懷膽力憊於飢寒才氣挫於沉滯者誠是至當之論夫人才雖有大小而皆有所長短苟能隨才甄拔使各奮勵則莫非可用之才所患求之不廣用之失宜耳慶尚道方對賊壘策應撫摩之責尤重於他道而朝廷每於千里之外循常差送得人者無幾如使本處有可用之人則擇而任之何不可之有徐渚既在薦舉守令邊將之秩更為從實搜訪勿限

多少論薦其才亦令都元帥巡察使一體薦舉以廣用人之路事並為行移何如

責勸金應瑞高彥伯使協心成事啓

近日國事方急而各處諸將不以誓心討賊為重因爭以嫌頗有不睦之漸累形於狀啓之中尋常恠嘆伏見徐渚所啓別錄則高彥伯金應瑞等當初惹起爭端不過因坐次高下而然誠不滿一哂彥伯應瑞等效力於行陣之間皆有功勞國家之所同倚仗今則因前日下諭已為釋然相驩似無可慮但徐渚所論坐次事則朝廷所當處置以止後日之爭端



也我朝京外官相會坐次自有大典所宜遵行不可  
以他議有所移易高下於其間也法典內凡官會坐  
一從品秩而節度使防禦使同是奉命使臣高彥  
伯既為嘉義金應瑞為嘉善則會坐次序甚為分明  
豈可以節度使為藩臣視同守令而以嘉義下於嘉  
善哉此爭端之所由起也至於洪季男為永川郡守  
鄭希玄為義城縣令皆兼助防將本職兼職皆下於  
兵水使無相抗之理都元帥以季男希玄為自己衛  
將使之與兵使防禦使抗禮通關此則尤無所據豈  
有合官職尊卑之序而從一時軍中分部之令與專

聞之臣列為等夷哉此其處置號令之間未能合宜  
而致令人心不服無事而生事者也夫抵牾和諸將  
鎮定裁抑消其忿爭之氣而使之同心戮力以濟王  
事者乃是元帥之任昔者揚儀魏延交爭而孔明為  
元帥則終身不敢有乖戾之色各盡其才以立戰功  
良由處置之得宜也以此意下書于權慄及徐渚處  
使之遵奉施行其在各陣諸將亦一體曉諭激以忠  
義期於協心成事何如

請諭忠清全羅道兵使申勅守禦啓

李鎰在全羅道而忠清道則只有兵使邊良俊凡道



內要害控扼之處及留兵待變定將約束之事必須  
閑暇之時預為區畫有成算然後可無倉卒之患不  
知邊良俊措置方略果無疎漏否也近者專閫之將  
多以自己所為事推調於他人拱手無為以為朝  
廷當別遣將非我所自處置雖賊犯地方而不為以  
身捍禦之計極為寒心請下書于邊良俊問其道內  
操置幾何及要害控扼便否使之逐一陳 啓又申  
勅守令整齊約束抄練軍兵繕治器械俾無疎虞何  
如

條列措置糧餉啓

糧餉竭乏最為今日切迫之患此若不為措置則他  
無可為之策今內則經費浩多而太倉所儲不足以  
支數月之用外則官儲罄盡私蓄亦無許多 天兵  
支供我國諸軍調度之事皆無辦出之地盡有潰散  
之憂其為憫迫莫此為甚然其措置糧穀不過數條  
一曰作米二曰收稅三曰募粟四曰質粟此四條若  
料理得宜著實行之則庶有繼粟之路謹以應行事  
宜條列于後

一京城上番軍士騎步兵戶奉足定別甲戶奉足  
通融均鋪皆令納米每一人納大小米中五斗



各司奴婢諸負匠人樂生樂工奉足皆納米五斗則其數將至於十餘萬石矣但忠清京畿黃海江原道軍士則時方上番于京師若遽罷上番而令納米其官則中間處置未及之前無守衛之軍今年則姑為先試於全羅道從其見在軍數輕便捧納各置于其官或以漕船輸運於京師或補南方軍糧事為事目施行

一京中常時所用各處散料一月二千七百餘石別例經費不在此數戶曹先計一年十二月用度若一月該用三千石則一年共三萬六千石此外如

天兵往來支給之數亦必有一二萬石然後可以擬用今年田稅元數總會計除經費及別例上下之數其餘盡數別儲專擬軍餉勿得他用以待軍興然如慶尚道則常時納稅每於明年四月納于可興倉今年則既不為上納當於秋冬穀賤之時即為捧納于各其官以為軍餉事

一募粟事民間不無願納之人特以定數太多中人之產不能辦納又恐國家失信皆深藏不出以其如此而抑勒括出則民怨騰起所得不多近日募粟之弊徒為病民而無益於事者職此



故也令戶曹更為勘定石數使之輕便易納又  
隨其所納多少登時行賞無使如前失信於民  
使民樂從事

一買粟所得終是不優不足以補一隅之用似為  
無益然義州中江方為開市遼東之穀頗有轉  
輸之路量發銀兩棄秋末穀賤時多數買得積  
置州倉事

已上諸條令兵曹及戶曹詳定節目急速舉  
行使有實效何如

申明外方鎮管之制啓

外方鎮管之法乃是軍政之大者近日此制久廢後  
散無統終至於土崩瓦解不可收拾已可痛恨前者  
因本司 啓請特為下書知委于各官而積年弊習  
猶痼於人之心目不能改舊圖新為鎮管守令者亦  
憚於作為安於姑息凡檢勅屬邑修舉軍政等事皆  
皆置之尋常監司又不聞董責之事悠悠度日事無  
可為者姑以忠誨一道言之則忠州鎮管之法修舉  
則烏嶺竹嶺之門戶固矣清州鎮管之法修舉則黃  
澗永同秋豐等處把截之勢可以成形公州鎮管之  
法修舉則錦江一帶可以無虞洪州鎮管之法修舉



則內浦沿海等地皆為可守此其事簡而功多不言而可知矣奈何人之所見滯於近規終不能恢拓建置以振頽靡之勢此臣等之所以深憂永嘆而不能自己者也今公州牧使鄭文孚已下去文孚才器可以任此請以此意別為一諭于本道監司使以前啓下辭緣申勅諸鎮而且令鄭文孚專治所屬軍政整頓頽圯使有成緒令列邑取效行之何如

處置全羅道沿海郡邑啓

昨日登對時臣伏承 傳教全羅道海邊郡邑守令棄其官守皆在舟師久而未還以此官家百事虛踈

至於村民欲訴疾苦而無可訴之處耕種而無勸課之人還上出納皆失其時種種弊端不可勝言若慮其此弊而使守令還官他人代領軍卒赴陣則亦不如守令親往之時軍中之事反致虛踈二者均為難處之弊不可不隨時變通以救弊端臣等今以下教之意反覆商議則衆議以為往時兩湖各官之疲弊者多由於差定假官今若自京差送則雖云揀擇而未必皆得其人赴任治官之際儼然一守令摸樣而其人等不能庇其妻子則必眷學下去坐食官家亦非今日殘弊官方所能支吾不如令本道監司於其邑



士子或前銜朝官中擇其識事理廉謹不為非義者  
從公論差定縣則稱為留縣官郡則稱為留郡官府  
則稱為留府官限事定間使之姑代守令之任凡邑  
中民呈訴還上分給催納等事皆令苟管而其所食  
糧料則毋得擅用官家之儲只依常時鄉校訓導之  
例月朔給料會計報監司申報戶曹施行其中如有  
善於其職使民心喜悅糶糶以時勸課耕耘者則此  
乃可用於守令之人監司 御史各別覈實 啓聞  
以通仕路如有泛濫作弊不治民瘼糶糶失宜擅用  
官穀者各以輕重治罪事各別下書于本道監司急速

舉行而差定之人為先列名 啓聞毋得循情容護  
以增官民之弊事並為知委施行何如

陳為東征將士陳奏救解啓

臣病後潮熱往來午前則稍醒午後則昏甚昨日午  
後備邊司即廳以秘密 啓草來示臣見其大緊蓋  
欲為東征諸將解釋人言而慰解其意與臣之近日  
所慮無異同今承 下教更為詳審則經略之事雖  
與提督有異自此有言以一為一否為難其意亦是  
然臣意不必歷舉姓名但以東征諸臣承 皇上之  
命拯濟小邦為辭恐無不可第此事當別為一奏扣



並載於賊情 卷本乎此等曲折未知如何而可而  
前日金驛狀啓諸條臣病昏不能仔細看過思慮所  
及未能精細更令備局熟議處之俾無未盡之事幸  
甚

條列戰守機宜啓

見本集

陳鍊軍解弛請令兵曹統領責成因辭訓練  
都監都提調啓

臣昨日病未趨任今始來詣賓廳伏觀 答兵曹判  
書沈忠謙 聖批臣不勝感激惶恐之至臣於上年

冬勸管訓練都監事其後因他職務無暇兼察自四  
月以後又連月大病今纔起頭又未能一見教閱等  
事其解弛與否臣不得詳知也然軍心之勸勵頗不  
如前而所習技藝行陣之法反益生疎人多憂其廢  
墮而無效此則臣亦聞之而未知其何由也今此唐  
人所言固所不較但練軍大事也如不日進而乃日  
退則亦終於廢墮而已此臣之所以日夜憂念者也  
且臣有愚見不得而言治軍有大要彙令出一一也  
分數分明二也賞罰必行三也不然而日月已久忘  
惰繼之弊端滋生氣象昏則無在於日懈而不振



也故臣於前日 啓辭暫及此意而請以軍事責成  
於兵曹誠欲號令出一而體統相維也至於唐人雖  
爵秩卑微然既以練兵之事求之於彼則待之不可  
不厚而得其權心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聖教  
云云實出於此此亦有司之臣所當敬謹而奉行者  
也臣積病之餘精力不逮勢不暇更察都監之事而  
凡國家軍政兵曹自當專力為之不必又使大臣撓  
錯請遠臣訓練都監都提調而專委諸曹以正朝宗  
任人之體則庶幾便益惶恐 啓  
令兵曹專委練兵啓

請廣取人才啓 甲午九月

請措置糧餉啓

并見本集

慶尚道應行事宜啓 乙未正月

一自古兵亂之際必先設營柵以為據險之地使軍  
民有所憑恃老弱有所投蔽以其公私積蓄盡在  
其中賊至則依險據守賊去則下山耕種一處如  
此他處皆然近者十餘里遠者數十里復屯相望  
形勢連絡則非徒可以保民亦可以禦賊此至切  
至緊之務故雖將帥守令不知出此而鄉村有識



之人往往聚合村民措置方略猶可以保全鄉曲  
今者中外人情皆以倭賊勢大不可支撐其於設  
策防守之事一無經意故小民之無知者亦傳相  
效倣竄伏草間流移轉徙以求偷活於朝夕而其  
於耕種之務尤不致意以此賊未至而南方之蕩  
敗日甚更無收拾之望良可痛心今之議者言及  
山城據險等事則以為無食無兵不可遷為此知  
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如欲大舉築城多用人力  
非今日之所可成也若於山村要險之處招集流  
民自以其力略設營柵而資以種子牛隻以為且

耕且守之計則固人民之所欲為者特患為官負  
者不為指揮經理而號令不出於上故民不肯為  
耳今以慶尚道言之金海熊川則方為賊藪已不  
可言團聚之事昌原去賊藪甚近故亦為空虛之  
地此外咸安在鼎津之南而東拒昌原五十餘里  
南拒固城三十里而雖屢經倭賊焚蕩然其西面  
遺民尚多有之苟能於賊退之初趁時招集擇其  
要險之處而設為數屯則非徒咸安一郡因此可  
完而亦可為宜寧晉州之藩蔽且固城尚云粗完  
若咸安又為稍稍安集而與固城形勢相倚則海



邊郡邑因此稍稍得成亦可期矣奈何諸將之慮  
皆不及遠相聚宜寧只以鼎津為限界其外則皆  
為棄地民之來去不問賊之肆行自如往時成允  
文為兵使時猶能分遣伏兵於鎮海地境及岩險  
之間賊自昌原巨濟出來者猶不敢恣意而民得  
少有賴焉允文罷去繼其後者一切置之相忘之  
域故遺民日就散亡且為零賊所擄掠莫能禁止  
矣可痛心倭賊善用鳥銃搶刀輕生突戰我軍欲  
角力於原野之中則誠難制勝苦或擇於形勢險  
固四無林木岩石之地或踰上山而絕無攀緣俯

瞰之處設為柵壘四隅多載石重而待之賊雖十萬  
難以陷敗蓋地勢如此而以逸待勞則賊之長技皆  
不得施而我可以專力制之何者鳥銃雖及遠而從  
山下向天直放豈能傷人至於搶刀突戰之技亦不  
得施於山下如前日辛州之戰是也如是而野無所  
掠其勢不數日將疲困自退棄其情歸之際出動兵  
設伏林薄之間處處邀截或擊其尾或攻其腰則賊  
勢自衰而我勢自張趙忠國所謂先易以計破難用  
兵碎者此之謂也咸安郡守安沃頗善於兵任人心不  
至厭苦云且此人在北道素以善戰名令元帥各別



以前項所陳辭緣分明指授令於咸安無害處如防  
禦山餘航山等地團聚一境之民諄諄諭或一二處  
或二三處設為木柵以為入保之地平時多設瞭望  
以知賊來而及此春節於山下率人民大開屯田必  
須身操畚鍤與民同苦咸安地肥饒田於一道無水  
田一斗地秋收四五石其利不可勝言如使誠心為  
此不獨咸安之民也四方之民間風來會不久將成  
大陣農隙依此操練有事則與大軍協力犄角其為  
防備之策實無大於此者若安沃善於此任而顯有成  
效則不次超擢以為諸人之勸亦無不可然此但舉

咸安一郡而言耳他如固城鎮海昆陽泗川河東  
一帶郡邑守令皆當責以此事必期成效而今年  
招集人民多必耕墾廣狹措置防守方略能否一  
一考課無得悠悠泛泛如前日之為其有成效者  
顯然陞擢其惰慢不事者律外行罰疲軟不能勝  
任者一一汰去事都元帥及巡按 御史巡察使  
處 下諭何如

一洛東江下流自金海入海以上歷志原靈山昌寧  
玄風星州仁同善山以達於尚州又一歧自宜寧  
達於晉州即所謂歧江稍西則鼎律而皆舟所通行



之路也壬辰癸巳賊兵皆以江船運糧餉軍器往來無礙而人不知沿江設險惟郭再祐於江中馬首院等處設木枝賊船流下之時為枝所礙因從岸上設伏急擊多捕賊船四十餘隻其後賊船又礙於江中岸上之軍圍立相持凡八日而賊之在他處者舉廢米援故不能盡捕當時若有大砲及火箭從岸上亂放則賊必盡殲於水中其不能者特以器械不備故耳今賊中體探之人往往來說賊多備江船以為行江之計是其亮謀所在不徒然也而我軍如聞虛語不知為備可乎鼎津以下

及洛東江下流與諸淺灘渡處若為木枝則可防水來之賊然人必以人力不足為護而沿江有山處如鼎津以上月那山椽木參天直臨江上若發軍數百餘人或用僧軍斫伐流下設枝於要害之處以塞江路不但拒從下流上來賊船亦可以禦左道賊兵之乘淺灘渡來者矣亦知委諸將相機施行事

一僧將惟正方欲修葺龍起山城而患其私力不足令本道巡察使隨便助力且覓給種子使惟正率其軍百餘屯田山下以為積粟之計事



一巡邊使李資前年以其軍人多為屯田所得頗優  
 云今李資罷去若以罷去之故而散失殆盡則今  
 年種子又將別求於他處極為可慮李資則年屯  
 田所出幾石用度幾何目今所餘幾何一一勾檢  
 詳覈使兵使金應瑞次知以為今年農作之用而  
 馳 啓實數事 下諭于巡按 御史何如

一平時守令之善於其職及不能者監司必待殿最  
 然後有所處置而所謂殿最者亦虛實相蒙毀譽  
 亂實故人無所勸懲而敗官苟免者為多今此慶  
 尚道下邑皆是殘敗賊在之地守令若視同平時

悠悠泛泛則難以濟事况尚州善山金山開寧仁  
 同大丘星州清道昌寧靈山玄風高靈恭原密陽  
 彥陽迎日長鬐以及咸安鎮海固城泗川河東昆  
 陽三嘉丹城等邑守令尤重於他處其勸課陞黜  
 檢飭之政監司不可以緩以 朝廷所聞言之昌  
 寧縣監李英星州牧使曹好益有能治之名昆陽  
 郡守李光岳亦聞勤幹而未知虛實此外則全未  
 知如何善山府使李英賓亦自 朝廷論邇而又  
 聞清道郡守李和在多痘衙眷貽獎吏民云傳聞  
 之事亦難保其必信實有如此之事則監司尤不



當任置而不言也大抵今日守令別無簿書期會  
決獄供辨之事只能身操畚鍤至誠愛民使流亡  
還集曰野漸闢又能隨其力之所及設為禦賊之  
具其所治績不過如此而已能此者為善不能此  
者當去上項各邑守令以見在實迹一一題品不  
待殿最別錄 啓聞以憑處置事行移于巡察使  
何如

一巨濟方為賊藪然其遺民散出者別令縣令安衛  
十分招募姑聚於南海空閑之地今年則別為耕  
種俾有生理幸而賊退則為還保邑居之計然巨

濟在海中與上道監司所在處絕遠縣令措置能  
否監司勢未及聞知此則專委左水使裴稷使之  
自當檢飭而待其成效與監司 啓聞事

一海邊各鎮堡如東萊西生浦以及金海熊川賊所  
方留之處姑置勿論自固城唐浦所已非浦蛇梁  
以西各項諸鎮時在與否及各處鎮將某某人今  
在何處及海邊絕作干常時能擧之人尚有因居  
其處漁采為生者則令其邊將各自招募使之安  
集而亦以其招撫多少知其稱職與否而覈實  
啓聞以行賞罰事



一都元帥以事理言之則當留陣於一道中央兼制  
左右道軍機之事而自劉繼兵撤還之後大立不  
便於留住移在右道故與慶州諸將同在形勢絕  
遠凡事不為料理約束極為可慮元帥雖不能身  
巡各營而分遣從事官常行檢飭點閱軍兵器械  
措置糧餉慰撫軍卒勿使有隔絕踈虞之弊事  
一巡邊使李贊已為罷去右道但有兵使金應瑞脫  
有衝突之患極為孤弱自朝廷欲遣領軍一將  
使之合力添防於春訊之節而第恐糧餉不繼元  
帥急速商量事勢及時存糧料可堪幾人幾日之

食又自湖南運去者幾何不分晝夜馳啓事並  
下諭于元帥

一軍律不嚴故人心解弛而事無可為者往年賊兵  
不意長驅突入列邑望風瓦解雖有守城守土之  
臣及領兵把截之將皆奔竄避賊一無防塞之處  
習以為常故今日邊將之意若賊來則只有奔北  
之計無消生徇國以死禦賊之意極為痛心今後  
苟有如此者朝廷勿論大小斷不容貸此意元  
帥預為申勅約束使毋致後悔事並諭何如

柳祖認上疏回啓



見本集

請令諸將曉諭人民勿為入耕賊陣啓

近觀邊將處置皆狃於目前姑息之安而都無遠慮  
極為寒心倭賊與我人非同類前則我民之視此  
賊如虎狼蛇蝎聞之慄然况敢與之同處乎是以倭  
賊當初入境之時雖分遣醜類雜據郡邑勢力甚盛  
而我國之民除被脅勒留者外其餘皆提挈老幼分  
散山谷未有甘心投入者故賊勢雖熾而民心則不  
至於陷溺此乃國家收復之根本也今賊久居邊境  
歲月既多而殺戮稍戢又作為煦濡之狀不相侵暴

資以飲食則愚民之失其常性困於飢餓者已紛然  
相率而歸之不可禁抑為之耕田納租以供其役而  
不恥日往月來幾與之化而相忌傳聞東萊金山金  
海等處耕犁滿野三分之一皆為我國之民而往往  
有剃髮染齒以從其俗者又有遠處買賣之人各持  
其物往來互布於賊陣略無防範界限事之寒心無  
過於此而賊之所以盤桓累年斂兵畜力者其奸計  
所在亦或可占今賊雖聲言退兵其言豈可信乎諸  
將不此之慮而欲於賊陣近處遣民入耕此何理也  
此聲一出而左右道之賊即以巧計中之廣布空籠



之術而元帥似亦不悟至令對山老民徃受約束於賊首觀喜入通書則種子農食并欲隨望借之彼以海道千里輸運之艱無故而欲貸我民者是愛我耶救我耶其情不難知也兵興四載我國之民困於徵發徃後赤立遑遑苟有可食之處雖赴水火而不辭賊之此言豈可令愚民聞之乎聞湖南等處之民近日流入於密陽等地者襁負相屬賊使要豈羅粟于金應瑞陣中者見其如此語之曰好為耕種和若不成則當為我食云其計可見况又為之驅入乎今慶尚道士廣人稀不患無可耕之地何必驅民入賊陣

然後始可耕哉倭性兇狡難測悍毒得於天性其於同類所刈屠戮有同草芥於我民獨有恩意萬無此理往時京城之民初不知被禍而入與同處一夜之間滿城為其魚肉此乃已然之明驗也將官常以此意曉諭人民勿使有投於狼虎之口而又為之嚴立界限絕其交通之路且廣招撫陷賊之人勿使賊之奸計終始得行其他處置尚祈不能盡煩於辭說之中惟在當事之人默念善處而已以此辭錄各別密諭于都元帥及左右道巡察使兵使何如

措置防守事宜啟



請申明訓練都監勸課之知啓三未

并見本集

請遣趙光翼金時若等子忠清道召募把截

啓三未

伏念國事日急臣雖在病中不得頃刻弛念蓋賊之所以謀我者以夜繼日而我之所以備賊者無一事可言默觀中外人心只有潰散之計殊不知今日之事勢與前頓異潰散亦無所之也惟當收拾措置刻新無怠庶幾死中求生而已伏見趙仁得 啓辭請遣朴名賢李思命等子忠清道以備緩急固不為無

見而備邊司以勢難回 啓此固然矣但忠清道為京師門戶防守捍禦之策不可以不講也今外方武士之不為從軍者及曾經戰陣而力戰可用者不為不多特患各邑調發不得其要奸吏因緣舞弄使壯軍隱漏而老弱居先以此徒為民弊而無益於實用耳臣竊見鏡源判官趙光翼乃清州人自亂初多有方戰勇敢之效近日久為備邊司即廳故屢與相接其才頗為可用光翼自言曾與權仁龍金時若相約欲召集道內前日戰陣中表表勇力之人分統若下南下戰所自當一隊云所謂權仁龍者以庶孽今為



守門將居發論者皆以勇力絕倫金時若乃故兵使  
時敏之弟晉州戰勝時若與時敏同在其處宣力  
最多其才氣智慮皆為可用云此人等皆是忠清道  
人道內士卒之勇怯長短無所不知若差除職名並  
下送于忠清道聽巡察使指揮而與助防將全有亨  
合勢為把截要害之計其召募之軍令其自擇帶寧  
毋得搖奪既為召募之後若本道事勢不至緊急則  
或令直下于南方戰陣之所使之赴戰俟其成效別  
為陞擢使人心興起則必有利益允翼今為鏡源判  
官北事固重然不若南方之危急而鏡源判官他人

自可為之大縣今日之事非拔擢難以得人非得人難以濟  
事故臣從前每請不拘常規廣收人才者其意實非  
偶然也今光翼仁龍時若等為先試可而此外又聞  
前羽林衛韓絢者亦為可用者云臣頃者招見聽其  
所言果非碌碌此人亦除授一職使與允翼等同行  
招募則亦可備一隅之用矣今之議者每患人才之  
必然求之苟得其道不棄寒素則一世之士自足供  
一世之用何患乎無才哉今則不然求之於高顯則  
志欲已滿無意於報效求之於聲望則毀譽競進名  
實背馳求之於資格則齟齬因循而卓犖奇偉之才



未嘗一進此所以人才常患於乏絕世事日至於難  
為者也臣之憂意如此而病中雜言無復倫理惟望  
聖明諒其憂國之誠而 下備邊司採擇施行何如

陳平安道沿江防守節日便宜啓

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病勢沉劇精神昏塞慮所待率多顛錯四邊之  
事日夜關心伏見接伴使沈吉壽狀啓則義州等處  
人心亦頗騷擾凡人心先怯則智勇俱竭雖有策應  
之事多失機會未能濟事此可慮之大者也沿江一  
帶自江界至義州數百里之間水上則有虞候朴名  
賢水下則有助防將李時言而兵使留鎮昌州兩

頭繼援又有別將金應緘金宗得等今將下去朝廷  
指授則不過如此若其總計一道軍兵之數因其防  
禦緊歇而或添或減預為約束先定戰守之計臨機  
處置則當專責於本道當事之人政不可從中遙制  
也至於義州則以接連上國之故而意其防歇未免  
抽出其處之兵分防水上故喜壽自見空虛之狀而  
有此狀啓此亦遠慮也高麗時西方防守既有兵馬  
使又有分道將軍蓋以鴨江一帶上下形勢遼遠賊  
之所叢未知在於何處故設為分道之將使之各領  
所屬以為犄角馳援之策今之別將與此相同獨義



州無此則當有以處之通內閣散武臣中稍為可用者有李福男方在寧邊云此人雖在罪廢之中而其才則稍可倚任若稱為助防將使之馳赴義州協同州官及鎮管所屬龍川鐵山砲手限解冰留守義州似為無妨義州城子闊遠中隔高阜不能通望守之似難果如喜壽款答矣但地勢亦多據險處惟北門外及西門至南門東門頗在平地此處若相其城勢設為砲樓而多備火砲器械則可以守之矣夫砲樓之制乃守城妙法事急則不必用石又不必起樓只以大木為柱而三面以板障之似防牌之制中穿孔

穴則亦可以制敵而救一時之急矣止虜攻城與南賊有異止虜則每於馬上人持一俵十一時俱進積於城下頃刻與城平而人馬踐踏踰越且兵皆鐵甲馬亦被甲故弓箭不能傷如非火砲則不可制義州所在天地字火砲往年攻平壤時多數輸來今不知還為輸去此亦急速收拾計其城堞而均分排設預令事知火砲匠習放以壯聲威且使遠近知其有備則亦足以鎮定民心警服虜情也滿浦倉使柳瀛自初固有不稱之議而緣胡人宴享臨迫姑為仍留近日頗聞老乙可赤二將宴享間論時有恇怯之容江界



府使許頊以為憂云此言未知信否以人器料之則應或有此僉使可堪人得之甚難以臣意料之則李慶濟似可堪此當此機關緊急之時得人最關故李福男李慶濟雖在罪錮之中而臣不敢不達愚見也大抵軍機之事勿論戰與守皆當以部伍整治為主我國為將者於守城一事尤甚疎濶其於分配塚堞簡別精壯之規皆不料理頭緒紛亂臨時顛倒有同趨市之人故軍雖多而城不能守變後各處陷城之患政坐如此江邊有城處預為申勅如紀效新書所言每五塚為一伍五十塚為一隊隊各有將塚各有預

定之軍平時依法操鍊臨急如行熟路衆力合一又必靜暇不撓城中寂無人聲然後可無償賤之患此等事雖在將帥所自為而亦不可不為申飭也臣既受西方之任所當早為計行勉為打故欲力疾就途而朝議難之不亦宜哉重慶元旨謂建靖公私家公私憂慮焦煎于心而不知所出者皆之為臣從事口占為文辭不達意然亦係一時一得之思下備邊司議處何如

請具賙情奏聞 天朝且謂臣守濟寧原  
等邑及凡防春預備啓



臣久在病中沉綿昏塞殘喘如縷些少精神亦已減  
半其於軍國之事固難容議但念國勢危如一髮而  
日月逾邁事機漸遠思之不覺寒心人皆以南北之  
事為憂然北虜之憂憂在邊境南賊之憂憂在社稷  
不早圖之則後無及矣今歲律已盡而賊情狡詐百  
出尚無渡海之計已到春風脫有再動之變將何以  
處之伏見金暉狀啓則所載玄蘇之言極悖此不但  
要我以難從之請其於中國亦必如此以為敗約  
起釁之端臣從前慮其如此而今不幸事勢浸浸近  
是其為可憂庸有極乎竊料沈惟敬所言形色可疑

者非一然以臣愚料則似是自知不能了事而欲歸  
過於他人以為己地如所謂天使早入倭營故倭  
不捲回此則歸咎於天使也今使沈懋時來請我  
國之使必知我國不肯而執以為辭以封事不成歸  
咎於我其實賊之去不去不關於我使之許否而自  
有亮謀也懋時若到則措辭應對所關甚重請令備  
邊司預為磨琢酬應為當天使出來後凡百邊報  
一不馳報於中朝蓋緣前頭事勢未可預度故未  
得指一言之而然也今則天使已入賊營而賊情  
反覆如此我國似當直以此等情形依常時傳報邊



情之例移咨於遼東使轉報按撫衙門亦一事也賊  
兵時在金山一隅故我國水陸諸將徒以此處為急  
而不念他路以臣所料則濟州甚可憂往日賊使要  
時羅明言欲犯濟州可知此賊垂涎於此也蓋濟州  
當我國西南海且與中原地方相近萬一此地為賊  
所據則雖欲以天下之力取之不可而西海一帶以  
及黃海平安之境皆無保守之勢此賊最知形勢計  
未必不出於此聞濟州甚為孤單兵食竭乏癘疫飢  
饉甚於他處云添兵固守之策必須十分講究急速  
施行民間可蠲進上等物亦限年一切蠲減以紓民

力使得專意於防備為當湖嶺之間無可控扼之處  
只有南原一府而邑宰久曠至今未赴其於儲粟鍊  
兵守城之事全無措置此處若失則他無可恃臣竊  
憂焉此亦催促新府使星馳往赴必期死守可也慶  
尚道則因蕩敗創殘之甚鍊兵等事未及料理其次  
則獨有志清道為京師藩蔽而道內軍兵已經訓練者數  
千餘人此亦有將而分付主之預為察其形勢所在  
而用之則緩急猶可倚仗 朝廷當初設遣御史李  
時發專掌訓練然倥戰則時發不能周之而他將代  
用不無變置部伍更改約束之弊將謂所養非所用



德長錄卷四  
所用非所養兵家之深忌也此亦 下諭都體察使  
使總合道內已鍊砲手幾何射手幾何殺手幾何各  
統於一將而大將出其制然後軍心有定而能時  
無邊戩素亂之弊也且聞各邑之軍在道內之官皆各  
分占一邑之軍有巡察使之軍兵水使之軍防禦使  
之軍 御史之軍守令之軍號令多門文移眩亂莫  
適所從此我國從前積弊軍政之紊其源每出於此  
而忠清道等處尚仍舊習云此亦速為變更然後可  
也權仁龍趙光翼韓絢金時若所募之軍未知幾何  
然各隨其所得多少而校閱精否備給弓矢衣甲以

聽主將約束則亦可以當一隅之用也此皆今日防  
春預備之不可已者臣病裏之言必多踈漏然區區  
憂國微忱不能自已故發昏書 啓辭無倫次請  
下備邊司參酌施行何如

因備忌記論平安道措置事宜啓 丙申

分付黃海監司李廷蕃道內防守事宜啓 丙申

并見本集

請鎮定人心啓 丙申四月

國家之所以維持者人心而已雖危亂之際人心凝  
固則國安人心離散則國危已然之事莫不皆然如前



史所載百官接踵宵遁人心至此則不待敵兵之至  
而可知國勢之不可為矣往在壬辰之變侍從扈衛  
之人寧多中路逃走當時之事已極寒心不可歸罪  
於小民之無知者也近日上使出營之報纔至曲折  
未及詳知也倭之變動未聞太急也副 天使尚在  
倭營處置有所未聞也假使賊兵將動豈至於一二  
日之間徑造都城哉而人心洶洶如鶩濤駭浪不可  
止息數日之內去者大半聞閩傳聞雖未知端的與  
否而皆云宰相臺侍朝士之中亦有先出家屬卜物  
者人心如此紀綱解弛惟知保身之計略無徇國

之意彼四方將士其何以責其奮勵向敵刺巷愚民  
亦何以責其安集不散乎此而不治則雖有金城湯  
池堅甲利兵皆無可為其為痛心可勝言哉 臣之  
先出家屬以搖人心者令法官覺察以 聞坊里之  
間先為出去者令漢城府五部書其某某人姓名藏  
諸備邊司以待後日處置且往日壬辰之事出於倉  
卒 朝廷多有未及區處之悔今則懲創前事必不  
令小民狼狽失所各宜安心田宅治其所業毋得妄  
自輕動自陷於顛沛之域令出而不為聽從者當從  
重律治罪決不輕恕以此意掛榜曉諭何如



弘文館劄子回啓 丙申四月

弘文館劄論中請留正使京城一款已為啓請發  
落矣其餘所謂京師八方之根本 廟社在此臣民  
在此何可每委而去之云云者尤為切要於救時之  
策昔汴京淪於賊藪胡騎四面充斥而宗澤三呼過  
河張浚請進駐建康以繫中原之望古之忠臣義士  
其所以為國謀者不過如此良以天下之勢不進則  
退三軍萬姓之心膽繫於一人之進退若以根本為  
不守之計則枝葉何所庇覆至於遷國圖存之說出  
於一時之倉卒非可遵行而為例儒臣所陳深得古

人獻忠之義自 上更加體念而策勵群臣以起四  
方之心以振中興之業不勝幸甚

迎信使差遣使否啓

通信使差遣事更議事 遣中啓之矣此乃時急之  
事今日則已晚雖不可為來日使之更議事 使系  
矣三事會議則皆以為事已至此 冊使跟隨之事  
則不可不許故前者回啓已微示其意今副使以此  
屢為和帖至於委遣通事使之面違今若不從則該  
口處三事益難於今日故以跟隨陪臣許送事而各  
而差遣二人隨後發送宜當但以信使為名則難矣







卷四  
三十一  
敗之機明者所難逆觀 天使已為渡海跟隨之言  
亦於後時以此果能完事臣等亦何可必也但黃壤  
已言於賊中而宣行官出去已久今雖欲為停止恐  
不可及且既停止則亦當以嚴辭斥絕雖至於激怒  
遠憂有不暇顧臣等亦不知今日我國之力可以辦  
此否乎此皆非臣等愚見所可定也大抵論事易處  
事難行古有是言公為諫在論事之任故惟務直截  
而不顧他事臣等不處事之地故才思百度而未免  
委曲所論雖異而其於國事則同也但臣等本以  
無狀暗劣居備邊之地不能出一策以紓神人之憤

其不欲遣人讎國之心與臺諫何異徒以事勢之難  
而有此持循之議此乃臣等之罪當死有餘愧今承  
一再三更議之命而不知所以為言惟在 聖斷



懲必錄卷之四

懲必錄卷之五

芥曝集

因忠清監司書狀論烏竹兩嶺防守事宜啓

此下備邊  
司啓詳

忠清監司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云云烏嶺

竹嶺阻隔於忠清慶尚之間把截之策固當十分嚴  
密但觀兩嶺形勢非但一條大路傍出細逕甚多若  
不 備而但防一路則於事似為無益且把截嶺路  
之術不在於設柵屯兵只於樹木險阻去處多設伏  
兵要遮前後使賊不測多少而首尾斷絕將有自退



之理要在為將者臨時處變或為疑兵使山谷應聲  
或為弓弩響時發射尤當預發詳知道路哨探動靜  
之人賊鋒所向或先知其所至而備之則雖寡  
可以敵衆不然而賊先據險引八腹內則遮截極難  
往日忠州之敗可以為鑑矣烏嶺則延豐忠州槐山  
陰城等處之軍可專委防禦而此等州郡蕩敗已甚  
無以為計守領則雖有丹陽清風永春堤川四邑在  
巔下而亦皆凋殘把截之事恐難專責於此邑也且  
於賊兵未來之前發民數十餘守直山頭如常時盜  
直之例非徒飢餓之卒無望於禦敵而因其闕到輒

為徵督其弊不賢預為分付定將多抄山尺能射之  
人申明約束臨有賊變即時隨其所向合力把截似  
為便當寧越平昌原州等官亦一體施行事忠清監  
司及江原監司處行移何如

因忠清監司狀啓論抄軍勸農勿使民心騷  
擾啓

忠清監司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云云凡事  
不論難易皆當以措置得宜順便民情不至騷動而  
能致集事為貴若使民心驚擾互為逃避則雖盡發  
民丁為兵而何補於實用哉况今百役叢集民困已



甚雖不得已調發之舉所當多般區處先聚控弦可用之士不務其多惟取其精而老弱疲民之不堪戰鬪者趁此農耕之月無令農業然後方可為戰守良圖若囚繫太多怨號徹天則事未集而邦本先搖殊非要遣巡邊之意更察事自本意緩急適中施行事巡邊使李鎰處 下諭何如

慶尚道把守事宜指授啓

都元帥從事官崔尚重巡邊使從事官邊以中令將下去凡所指授之事別為開錄以送何如

天兵分駐慶州大丘三嘉以防三路之賊今慶州

三嘉二處兵已撤而只有劉總兵大丘之軍亦將不久并撤其勢極為危急昨見劉總兵送金命元劄付令我軍代守三處營壘其欲撤回可知三嘉則既有山城及唐將所駐營柵擇其形勢可守處當使宜寧留駐諸將守之八莒則都元帥率防禦使金應瑞駐劄慶州則高茂伯權應銖洪季男鄭希玄朴毅長金太虛等守之三處連絡形勢招集精勇之軍悉詰陣中且措置糧餉接濟無乏以為必守之計若賊勢有所指向則都元帥隨其急處策應事



因崔亥邦上疏措置忠州屯田啓

忠州居幼學崔亥邦等上疏據司 啓目粘連 啓  
下云云忠州居國上游列邑之中惟此邑最重今當  
蕩廢之際撫輯蘇復之策所當十分講究其要先自  
慎擇守令始故往日銓曹別以金軼差遣今見民情  
則金軼已著居官之效似為可嘉當久任責成以慰  
一邑民心移粟賑救之事不可不急急朝廷亦無善  
處之策監司所當通融一道錢穀之數以其所餘彼  
此推移庶幾趁此農作之節使之耕種無失其時而  
往日所陳移右道鹽石千餘從水路輸到可興等事

亦係救民之急務亦在監司盡力舉行江原道耳舜  
唐黍若自原州等處移轉忠州則道里相近但原州  
亦是蕩敗之邑自救不暇恐無以更揀他邑之民然  
江原監司勿視彼此雖少若可移轉則使之從便分  
給為當忠州達川之野土地沃饒得粟倍多若有願  
為屯田者使之聚會一處勸課耕墾而近邑未甚焚  
蕩處如有富民願納種子及牛隻於忠州者則別為  
破格論賞除授實職此意亦令監司十分登時曉諭  
小名 啓聞事並行移于忠清監司何如

請措置忠清一路防守啓



賊勢日急而在我策應防備之事一不措置萬一衝  
突北土更如前日之變則漢江以南更無遮蔽之處  
寒心之事不一而足全羅道則已遙巡邊使李鎰為  
慶尚道諸軍之後援而忠清道竹嶺烏嶺秋風嶺黃  
澗永同一帶防備之事則尚無可倚前者賊兵分道  
上來時一運由烏嶺直犯忠州一運由金山出於黃  
澗永同之路此等各處措置待變等事不可少忽但  
令處處無糧乏兵雖有可行之策而不得措手然不可  
任置而不為之計也往時韓明胤為永同縣監時得  
精勇之軍設伏勦擊多有斬獲自明胤死後其軍雖

離散而亦有遺存者若能招募收拾猶可得數百人  
云云清安縣監全有亨報恩縣監金好恬永同縣監  
鄭霽黃澗縣監柳大春皆在賊路所經要害地頭此  
四邑守令凡刷馬支供等事勿令侵責以休民力責  
令召募軍兵撫輯山尺勇力之人誣探賊路所由措  
置遮蔽之事而因令全有亨助防將稱號指揮措置  
四邑合為一心預為操鍊軍卒措備軍器以待不虞  
之變事忠清監司及兵使處行移何如

分付全羅道兵農及把截險要啓

全羅監司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云云湖南



右道接連慶尚道一帶把截要害之處必有緊歇  
朝廷難以遙制當任本道處置俾無踈虞而方此耕  
作方急之時若不趁時播種則賊雖未至而人民之  
生路斷絕極為可慮故今日之計當使戰守與農作  
一揅區處不可偏廢賊兵時無西犯之狀宜寧等處  
且有駐軍雖其前頭利鈍有不可預料而六十峙等  
處許多把截軍兵坐而相望共其農者殊非得計惟  
當定將分付堅授約束暫許歸農聞變即時刻期聚  
待違者勿論將卒一以軍令從事三令五申知委施  
行險阨把截亦有其策如不得堅築城堡多設器械

以禦奔衝則於林藪茂密崖谷隱僻之處挾道設計  
伺其賊來處處發射而又為疑兵山谷應聲不測多  
少則賊雖衆必不敢容易踰越所謂步兵入林則不  
可制者是也往時劉克良把截竹嶺盡伐山頭之木  
使之兀兀而其木役民排設短柵有同防水之狀  
見者皆笑其齟齬而竹嶺形勢因此不如前日之深  
昧不測以克良之曉事而計慮未及如此况於他將  
乎今此設險處亦不可不知此意并為投舉移文于  
忠清道監司尹承勳全羅道監司李廷馥慶何如

請措置糧餉啓此下軍門 啓辭



都體察使意從事官 啓曰今日戰守之計不過糧  
餉軍兵城池器械數事而已然必須先備糧餉然後  
他事次第可舉京畿軍糧則與本道監司相議時方  
為先措置矣今年田稅依常時例以米豆收捧分置  
于水原廣州山城及驪州婆娑城等處以為兵糧而  
災傷收贖亦依民情所願從該曹所定作米豆捧納  
其餘皂隸番米各司奴婢身貢作米亦於穀賤之際  
趁時收納分置各處以備軍餉何如

請往見南漢山城啓十一月四日

廣州南漢山城乃溫王舊都形勢壯固在京師數十

里之地若積粟屯兵修葺城子以為重鎮則京師之  
勢自固臣等近日與本道監司柳根同議隨便先設  
倉廩于其中始役有日屢遣軍官等往見基址而傳  
聞之言終與目見有異始事之初必須得其善地乃  
可明日臣與副使李德馨單騎馳去指授形勢而來  
敬啓

往見南漢山城後仍請權應元除授實職

使之勾管山城事啓十一月八日

臣等往見南漢山城地勢甚好衆山東從城在平空  
之上外面不知有城而中有平野土田人居亦有之



城皆以礮石築之今則頽圯處甚多登最高處則京  
畿禿城以下及江華摩利山皆在眼底更無遮障處  
上有烽燧與南山相應若隨便修葺為積粟屯守之  
計則可為永久之利壬辰年州人權應元等率鄉兵  
在廣州賊來多數射殺臣七月邊臣來集其兵結  
陣於平地應元勸令八保山城而臣恐其不便於  
遁走未久為賊所掩全軍覆賫而廣州不能守一州  
之人至今言及臣無不嘆息痛恨也權應元今以  
山倉監造事在其處臣招見問其變初之事其人頗  
勇健無恟面以單身遇賊射殺甚多賊不敢近廣州

之人亦多言者其時軍功 啓本或多道梗不達僅  
為加設軍資正而廢棄於鄉當此之時如此力戰之  
士所當收拾以備驅策臣令為山城別將使之仍居  
城內招集舊日義兵餘在者若干名漸次訓練矣如  
除授六品以上實職以獎舊功別責新效而勾管山  
城之事募民入聚明年於山下定金坪沃饒之地稍  
設屯田則數年之間可以經營漸成貌樣為益必多  
但官爵之事不敢擅便敢 稟

送從事官于各道申飭軍兵啓

丙申正月四日

前日因臣 啓辭待各道軍務稍有頭緒從事官為



先發送申飭檢察事已為 允下矣從事官韓俊諱  
今將發送于黃州平安等道使之申飭軍兵點閱糧  
餉考其官吏能否訪問道內民瘼及他利病之當為  
罷行者有時暗行聞見一一申報以憑轉 啓施行  
印信一顆給送道內堂下守令依下四道都體察使  
狀 啓杖六十以下自斷堂上守令申報施行宜當  
敢 啓

請出京畿右防禦使啓

見本集

請平安道煮鹽屯田以補軍餉啓 二月

平安道他餘事則時方欲為隨力措置矣但各官糧  
穀一掾蕩竭以本道上送成冊觀之則平壤一府只  
有米八百餘石豆二千七百餘石平壤如此他邑可知  
古之為大計者必先足食而足兵不得已則寧去兵  
而不能去食今食之如此何事可為此乃切迫之虞  
也理財之策固當無所不舉三縣產鹽之處隨便煮  
鹽由大同江以上販穀於成川江東等處山谷之民  
使公私兩便則歲可得數千石矣且永柔德物箇廢  
堰土地沃饒可以墾田得粟其縣居奉事金墾士人  
之有志於 國事者自願主管屯田之任多方經理



得粟補官云其意可尚此人差定屯田官下送牧募  
道內牛隻及時耕種秋收之後令歲置於永柔山城  
以為軍餉似為便益敢 啓

請以安集都監農牛分給鎮江壺串八耕人

啓

京圻鍊兵之事近日多方申勅抄得了壯幾至九千  
而器械蕩然資糧不備生穀之策必須急時講究鎮  
江壺串兩場既為訓練都監屯田之所而土地廣濶  
人力不及不得適為開墾如得農牛百餘隻且出上  
年屯田所出之穀分給自願并作之人許令入耕其

內則陳地可以漸墾而所得亦多矣黃海道各官散  
置安集都監農牛及時取來分給何如

經理西方事務啓四月

近觀西方事勢日益可虞必須於合米之前多般經  
理以為防秋之計然後庶可備其緩急他餘事則臣  
自為移文分付於本道且令從事官韓俊謙往來檢  
察矣其中數事當待 朝廷處分平安道出身之類  
當初榮幸科舉頗有喜悅之心近日南北赴防之後  
專責於此輩行齋居送盡其農業又以守令不可存  
撫侵虐之事有同平民少有徵督輒因其妻故出身



之人無不怨苦更以登科為悔軍心如此其何以望其致力於有事之日哉議者以為此屬皆為訓練院權知奉事口傳兩江邊入防之時計仕遷轉一如本院之例且令邊將每於朔望試射計其晝數申報監兵使 啓聞其中優等者別為擢用則人心必有興起而無怨苦防戍之數請令該曹商議舉行以慰塞上軍士之心且江邊土兵有馬者切少北虜長技在於馳騁專用步卒則不可抵當本道及黃海道牧場馬量數捉出使臣從事官巡閱試射分給優等者亦慰悅將士之一道也江邊出兵中勇悍善戰者及有

計慮可用者詳知虜中形勢而出入偵探者令兵使監司各別訪問得實歲舉其最優者一二人 啓下兵曹於鎮堡邊將有關處差選則塞下之士必益勸慕興起矣近日江邊鎮堡往往造設炮樓近聞前碧潼郡守李時言之言則碧潼亦已設炮樓降倭等見之亦皆以為守城妙具但炮樓雖設而火器未具則亦一無用之物而已火藥大炮多多益善江邊所儲不足以支一戰之用猝然遇敵則將以何物制之極為寒心火藥雖令各官煮取而或不知煮法或惰慢不勤徒用民力而所得不敷此亦當有主掌者而責



其辨出然後可也評事閔有慶頗為致意於職事云  
焰焞煮取火炮器械事令評事勾管措置於道內有  
賊土處聚合匠人分付煮取課其所出多少精麤而  
行其賞罰逐月知數 啓聞且總計江邊及道內火  
砲器械而試其可用不可用可用者留儲不可用者  
改之或隨便新造如一城有砲樓幾坐一樓當用大  
小砲幾箇必使準備應用使無臨時窘迫難備之患  
至如大砲之放非人人所可為必於土兵及諸色人  
中擇其性近可習者多方傳習蠲除雜役別加優恤  
然後可用於戰守之際此意 啓下後移文監兵使

知委施行何如

請以鍾樓破鍾鑄大砲啓

戰守之具火器為最至於守城防離則又必以大砲  
為之近日外方往往有造設砲樓之處江寧亦於臨  
海岸上設為砲牆但火砲未能預備每每求者於京  
中而軍器寺所造不敷不能分送若無器械則炮樓  
亦皆無用之具京外鑄鐵絕乏雖欲鑄成而無路前  
日鍾樓破鍾埋在土中留之無用且以事勢輕重錢  
急言之鑄砲急於鑄鍾請以此破鐵及時鑄成大砲  
分送諸處何如



請修葺石城山城仍添補牛糧屯田啓  
水原元城則城堞已修器械粗完故一府之民皆有  
定志時方以私方蓋造廬舍為入事官長多以此  
知民心有所恃則自無潰散之慮也嘗謂道遠勤於  
所事晝夜不怠稍得成效頗為可喜而事變則當  
使水原府使及此人守之但遣撥以前虞後時無職  
名似難統攝軍卒請付實職使有激勵之心龍仁陽智  
之間有古城當路名曰石城地形險要勝於瓦城  
且在直路之衝若於此地又為修葺積粟鍊兵右控  
瓦城左連南漢山城為鼎峙之勢則京都之門戶固

矣臣已令龍仁縣令尹粹然募八僧人蓋造房屋又令良  
才察訪崔屹兼前營將并為經紀但役巨力微難可  
易就其近三處安集都監屯田農人穀糧可以推移添補  
合力成就言初屯田之設正欲為據險聚民之計而  
京城直路無屯尤急請令安集都監通融物力期於  
有成何如

請出穀料判官措置糧餉啓

軍興之際措置緊急之責莫先於糧餉一事糧餉不  
足則百事皆不可為當於今年秋成後隨便措備多  
數貯峙然後既可以為我軍調度之需有餘則推移



接濟 天兵亦無不可臣既無管四道體察之事方  
欲措置器械旌幟衣甲軍糧向糧餉辦出甚難事未  
易舉前雖 奏請空名告身爲要於諸道向勾管者  
如未得人則共爲貽弊向無益於事事變前備邊司  
啓請各道出糧料判官一人使之勾管糧餉之事未  
及有效而罷今亦於臣幕下擇擇有心計幹辦之人  
稱爲糧料判官客臣自興帶率以專其任苟善措置  
則各別 啓開論賞事奉 承傳施行何如

因鴻山賊報請邊應星仍任防衛後進駐邊  
安等處以察警備啓 七月九日

伏見忠清道 御史李時發狀 啓鴻山盜賊屯聚  
之事極爲駭愕此恐或過實之傳但近來事變未息民  
心易搖自古嘯聚之徒必起於如此之時鎮定措置  
之事不可以微小忽之也竊畿初出左右防衛後欲  
其分兩路策應也古防衛後吳應鼎則托以鍊兵明  
日使之出巡於水原守山等地以收直路以止矣左  
防衛使邊良俊時無上承之期驪州以下龍津等處  
譏察警守之事時無最勤之人以爲虛疎前防衛使  
邊應星雖以巡察使承直道福邊見遠而別非同任  
之也且方在石州請邊應星仍任使之劃印則駐婆



波龍津等處以察警備之事何如

請徵兵把守各處

七月十日

都監詔殺軍亦已過半去都中留軍整小揚州蓋  
原等處東伍軍及建院別營軍合百五十人入番于  
乾川洞近處新設左營高陽坡州之河東伍軍一百  
五六十人把守於漢江別營以為緩急之用何如

請徵黃海道東伍軍入衛京師啓

觀此賊勢漸似鳴張黃海道武士延安白川海州近  
處三四百名上送事已為行移而本道列邑留在武  
士及延安海州白川東伍軍不可不多數調發入衛

京師以備不虞事機頗緊不分晝夜定將上送監司亦  
來白川近處以聽 朝廷分付事急速 下諭何如

請澄汰不治守令以蘇殘邑啓

臣在京中所管四道守令賢否未得聞知前日從事  
官韓俊謙下去時令出入民間詳細訪聞參以實績  
尤甚不治者二人使之牒報今據韓俊謙牒呈黃  
海道康翎縣監占應周人微望賤年少手生邑事不  
能成形平安道江西一縣凋弊最甚倉穀蕩盡將為  
棄也縣令趙孝男以幸以武夫因一時軍切驟當是  
任人器不稱蘇殘起弊決非吁嗟云此二邑皆是殘



豎之地守令又不得人則不久將為棄地韓俊謙目  
見牒報輿流間有異請呂應周趙老勇罷黜勿論文武南  
行極擇慈詳廉謹之人差送何如

請以文官之有才計者為南兵使啓

西北方近日形勢皆為可虞然北方之憂尤劇於西  
方蓋西方則地連上國老胡雖發必無害其巢穴  
而深入之理若咸鏡南道則從三水甲山直抵咸興  
其間道里甚近虜若窺覘虛實輒發無虛則南北兩道  
將至隔絕而首尾不得相救此乃腹心之憂近者老  
可亦必要於惠山越邊屯聚設險又欲於政永坡吾

達整居耕種若其勢既成之後則北方一帶藩胡皆  
將相率而歸之必為後日難圖之患極為可慮今之  
處此急之不可緩之亦不可唯當先固在我之勢而  
觀彼虜之淺深臨機善應不使滋蔓而已當此之時  
萬般計度不如擇一賢閫帥南道兵使邊良後自初  
固有不患之虞下云之後別無布置規畫之事且聞  
有輕率躁擾之病不得本處人心云安可望其撫輯  
民夷以舒朝廷北顧之憂哉邊良後似當遠差第  
其代求之於武將則極難得人雖之官而有弓馬之  
才且有二三度邊務之慮者則其措置總宜未必下於



武將道內守令中似不無其人請問於備邊司諸臣  
急急處之責以完復南道之事則或可以收拾於萬  
一臣之計慮未知合宜與否然邊事至重故敢此上  
稟

右防禦使吳應鼎道左啓

吳應鼎道差當否問于都體察使事 傳教矣吳應  
鼎之為防禦使當初固有不勝其任之慮但以乏人  
故備邊司啓差矣頃日賊報卒至臣發遣應鼎使  
入京圻前營右營之軍把截要害且分付云兵分則  
勢弱當於禿城厚集其陣屯留重兵而多發體探之

人遠遠瞭哨視賊兵所向與左防禦使相為犄角其  
後聞應鼎舉措煩擾令軍約束頗有違錯禿城守城  
之軍盡數調用於他處且分兵拒守許多路頭形勢  
孤弱縱有緩急似難相顧事人多言之臣猶未知其  
間曲折昨已行文問其籌應形止啟待其回報而  
啓請處置矣伏見諫院之 啓亦必有所聞而然吳  
應鼎道差而使他人之可堪者代之甚當

論平共道出身防守之弊啓

從事官韓俊謹牒報內平安道江邊出身前日為兵  
之時各有保舉備給糧餉且常留在本堡不見防守



之苦一自登第之後盡去保率名之曰出身分防之  
後前後相望既無元定番次踈數出於一時之意昌  
城以下出身則合冰之際分防於境內諸堡解冰之  
後又令分防於水上諸堡秋冬之交又使移防於滿  
浦諸鎮一握之米一尺之布皆無出處而親負戎器  
自備糧餉長二成所在家無日若此事不早變通則  
萬無一保之勢云臣前此亦聞平安道出身悉苦之  
弊已為 啓請處置矣其後又聞平壤等處出身之  
人或有自縊者或有掛其紅牌於官門而脫身逃去  
者所聞駭愕今據韓俊謙牒報則其致此無足怪者

大抵道內出身之人皆平日取才軍士也前則各有  
奉足以備資糧又有番次往來有時一自出身之後  
無保率可以相資充番次可以適休一年之以長在  
於道路防守之役不遑暇食揆之情理極為矜惻臣  
求所以處置之策而未見便宜不過仍前日更給戶  
奉足又使徵發之際定其疏數如前日立番次第以  
休其方則庶可小愒如此然後赴防之時為之計  
仕以為去官之階已出六品而為實職者始免其防  
戍而收其保率以給他人則民情稍似便宜今日之  
所以處此者唯此而已請令兵曹急速商議舉行以



舒邊民倒懸之苦何如

措置龍津事啓

訓鍊都監所屬平安黃海江原等道僧軍移送龍津  
令防禦使邊應星領率教鍊料米依都監軍人例受  
食于京倉至今數年矣今則別將許售代守龍津方  
築城壘以為後日設鎮根基築城既畢之後當以此  
軍定為土兵折給鎮傍閑曠之地資其衣食之路而  
分番八守以為可久之規第其所食料米當此經費  
匱乏之日不可每受於京倉欲自鎮中措置饋餉來  
十一月為始該曹散料勿為題給宜置鎮軍士今

年耕作屯田所出雜穀并二百七十餘石方在本鎮  
請以此穀因留本鎮以助餉軍之費何如

請金壽男婆娑守城將差定事啓

婆娑城已為異時方措備軍糧器械以為上流  
保守之地但驪州牧使臨時雖當入守而常時則在  
於本官城機務之事未得專意顧見必須使武將  
一人稱為守城將知本城趙撥之例晝夜留在其處  
凡事急急措置可無疎虞且驪州境內人民於城守  
之事志意尚未堅固當以本土武將為上民所知者  
為守城將委其家屬先入而曉諭地人入城守御然



後可無渙散難合之憂護軍金壽男居在驪州壽男  
曾在平壤經歷戰陣不至懼怯云請金壽男婆娑守  
城將差定下送聽防衛復邊應星節制與本州牧使  
協同防守何如 答曰既委義嚴守又使金壽男守  
之未解其間曲折事 傳教矣上流重地有城子處  
只有婆娑守城之事不可踈漏義嚴雖或居守而不  
可專委其事且所率軍皆是遠處山谷間無根之輩  
臨時調發或來或否用以築城則猶可若於急難之  
際只以此輩欲為守城恐難得力呂州品官士人以  
下皆當清野入城而本邑東伍之軍亦當分半入城

亦非義嚴所能號令節制臣初欲使邊應星入守兩  
江灘地一面濶遠防禦使當往來檢勅不可但在一城  
之內故已令呂州牧使尹國馨臨時城守而若無武將  
之預在其處措設守備則亦恐未及於守禦故議于  
備邊司請以本處武將金壽男差送非偶然計而然  
也敢此更 稟

請差送助防將與防禦使協守江灘啓

京畿呂州以下上流警備事防禦使邊應星處人際  
已為分付其守難將卒亦令分部畫界分守各責軍  
令狀使之盡心防禦矣但江面濶遠上一百餘里防



德心錄卷之五  
禦使在一處而賊勢散布一省俱至則勢難相顧請  
助防將二人以堂下有武才人差出使聽防禦使節  
制協同守禦何如

德心錄卷之五



